

AIGC 语境下中国动画美术风格的演化研究 ——从“国风”到“赛博国潮”的生成机制、 审美逻辑与案例分析

柴德华

三亚学院 艺术学院, 海南 三亚 572022

DOI: 10.61369/RTED.2025270003

摘 要 : 生成式人工智能 (AIGC) 正以“风格快速生成—迭代筛选—再设计落地”的方式重塑动画美术生产链条。中国动画在经历“民族化美术传统—工业化流程转向—平台化传播”之后, 于近十年形成以“国风/国潮”为核心的视觉复兴趋势; 而 AIGC 的介入进一步推动风格混融与加速迭代, 催生“赛博国潮”“东方朋克”“国潮朋克”等混合语汇, 并带来审美趋同与原创性稀释等风险。本文以“风格作为文化符号系统、技术媒介系统与平台流通系统的交汇”为分析框架, 结合生成模型机制、行业统计与案例 (《中国奇谭》《深海》《新神榜: 哪吒重生》) 展开讨论。研究认为: AIGC 一方面提升了国风资源的可调用性与风格试错效率, 推动传统元素的当代表达; 另一方面也通过训练数据分布、提示词模板化与平台算法偏好, 强化了“可识别但易复制”的国潮表层符号, 形成新的风格范式与竞争门槛。文章最后提出以风格谱系化、工艺可解释化、数据与版权合规化、差异化审美指标化为路径的中国动画美术创新策略。

关 键 词 : AIGC; 中国动画; 美术风格; 国风; 赛博国潮; 审美趋同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Animation Art Style in the Context of AIGC: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Aesthetic Logic and Case Analysis from "Guofeng" to "Cyber Guochao"

Chai Dehua

College of Art, Sanya University, Sanya, Hainan 572022

Abstract :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GC) is reshaping the animation art production chain in the mode of "rapid style generation – iterative screening – re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After undergoing the stages of "nationalized art tradition – industrialized process transformation – platform-based dissemination", Chinese animation has formed a visual revival trend centered on "Guofeng/Guochao" in the past decade. The intervention of AIGC has further promoted style integration and accelerated iteration, giving birth to hybrid vocabularies such as "Cyber Guochao", "Oriental Punk" and "Guochao Punk", while also bringing risks like aesthetic convergence and originality dilution. Taking "style as the intersection of cultural symbol system, technical media system and platform circulation system" a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conducts discussions combined with generative model mechanisms, industry statistics and cases (Yao-Chinese Folktales, Deep Sea, New Gods: Nezha Reborn). The study holds that: on the one hand, AIGC improves the accessibility of Guofeng resources and the efficiency of style trial-and-error, promoting the contemporary expression of traditional elements; on the other hand, through the distribution of training data, the templatization of prompts and the preference of platform algorithms, it strengthens the superficial and easily replicable Guochao symbols that are recognizable, forming new style paradigms and competitive thresholds.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trategies for the innovation of Chinese animation art style, including style systematization, process interpretability, data and copyright compliance, and differentiated aesthetic indexing.

Keywords : AIGC; Chinese animation; art style; guofeng; cyber Guochao; aesthetic convergence

引言

过去十余年, 中国动画的“国风化”可视为一种双重回应: 既是对早期中国美术动画传统的回望, 也是对全球动画工业风格竞争的再定位。进入 AIGC 时代后, 图像生成模型把风格从“长期训练的个人技艺/团队工艺”部分转化为“可快速调用的参数化结果”, 风

格生产从“少数专家的手工密集型劳动”向“提示词驱动的批量化探索”扩展。扩散模型等生成范式将文本条件控制引入图像合成，使创作者能通过语义条件、参考图与后期控制实现风格定向生成，从而显著降低风格探索的时间成本与门槛（如潜扩散与交叉注意力带来的条件控制能力）。但“可生成”并不等于“可形成稳定的艺术风格”。风格不仅是视觉外观，更包含文化语境、材料工艺、叙事气质与媒介制度。尤其对中国动画而言，“国风/国潮”的价值不止是符号拼贴，还涉及对传统视觉经验（写意、留白、线性结构、纹样伦理等）的当代转译。AIGC介入后，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浮现出来：当国风资源被模型化、模板化、可批量复制之后，中国动画的国风美术会被进一步强化为“可识别但易同质”的国潮皮肤，还是能借AIGC建立新的风格谱系与工艺体系？围绕这一问题，本文将“从国风到赛博国潮”的风格演化视为一种由技术、产业与平台共同驱动的系统性过程，并以典型作品的美术策略与工艺路径为线索，讨论AIGC对中国动画美术风格创新与趋同的双重作用。

一、理论与研究现状

有关“风格可计算化”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技术层面的解释框架。早期的神经风格迁移通过深度网络表征将“内容/风格”拆分并重组，使风格可被理解为可操作的统计纹理与结构关系。随后，GAN以对抗训练逼近数据分布，为“以数据为风格模板”的生成逻辑奠基。近年扩散模型（DDPM）以逐步去噪的方式实现高质量合成，潜扩散进一步在潜空间提升效率，并通过交叉注意力强化条件控制，成为现实创作工具链的核心技术路线之一。与此同时，学界对生成模型的“分布退化”风险也提出了重要警示：当大量由模型生成的内容回流进入训练数据并被递归使用时，会引发“模型坍塌”（model collapse），表现为分布尾部消失、多样性与细节退化，最终输出趋于“正确但单一”。这一结论可以被转译到动画美术语境：若行业普遍依赖同类公开模型与相似提示词模板，国潮视觉更容易形成“高识别度、低差异度”的新同质化。

中国动画美术风格研究方面，近年关于“新国风”的讨论强调其并非单一外观风格，而是传统资源在当代媒介环境中的再组织与再阐释。例如有研究从传统美学复归角度分析《中国奇谭》的文本与审美策略，指出其以传统美学精神回应当代议题并引发广泛讨论。同时，也有研究以《深海》为例，从设计接受视角讨论“粒子水墨”在场景、角色与特效中的应用，强调工艺创新对观众视觉体验与情感共鸣的影响^[1]。对“国潮朋克/东方朋克”方向，媒体与产业文本常以典型项目为证据论述其混融策略，《新神榜：哪吒重生》的美术特辑即明确提出“东方朋克”探索，并以东海市平民区参考老上海、富人区借鉴曼哈顿来构建“工业朋克与赛博朋克并置”的城市视觉秩序^[2]。

产业与传播环境为风格竞争提供了现实场域。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的《2024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报》披露：2024年制作发行电视动画片407部、10.83万分钟，且获得发行许可的网络动画片659部，这些数据说明动画供给与网络视听内容生态仍在扩张^[3]。与此同时，《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4）》相关发布信息指出，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10.74亿、网民使用率达98.3%，意味着动画视觉风格的“可见性竞争”首先发生在平台化、算法化传播结构之中^[4]。与AIGC直接相关的制度语境也在成形，《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为面向公众提供生成内容服务确立了基本规范框架，并强调发展与安全并重、依法治理与鼓励创新相结合。国际层面，UNESCO

《人工智能伦理建议书》以人权与尊严为核心，提出透明、公平与人类监督等原则，为创意领域的伦理治理提供了价值参照。在此背景下，设计与创作领域也开始以白皮书等形式总结AIGC对视觉生产的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与语境，本文采用一种“风格三维系统”的解释思路，将风格理解为文化符号系统（传统纹样、书画笔触、器物与神话母题等意义编码）、技术媒介系统（从手绘、水墨、定格、三维渲染到AIGC合成的可生产性与可控性差异）、平台流通系统（短视频与社媒扩散、算法推荐与用户互动对风格偏好的塑形）。在具体论证上，本文一方面结合生成模型原理解释风格为何更易混融、更易收敛，另一方面结合AIGC介入动画美术的应用研究（如面向场景生成机制与动画美术设计流程的讨论）来说明“效率提升与一致性挑战并存”的现实矛盾。

二、从“国风”到“赛博国潮”的生成机制与案例讨论

AIGC对动画美术的影响可以理解三个连续动作的叠加：风格生成、风格筛选与再设计落地。首先，在传统流程中，国风化往往意味着美术团队建立资料库（纹样、画派、建筑、服饰）、形成造型规范与色彩体系，再通过分镜与场景设定完成统一；AIGC改变的主要是前端，它允许创作者以提示词把“国风资源”直接注入视觉输出，快速看到多个风格分支。扩散模型与潜扩散框架的条件控制能力，使“写意水墨、金箔青绿、宣纸肌理、霓虹赛博”等元素可以更低成本组合并迭代，概念设定、气氛图与材质探索的试错成本显著下降。但风险也同步出现：当“国风提示词”在行业内沉淀为固定模板，风格容易滑向“标签组合”，从而把国风压缩为表层符号的可复制拼贴。

其次，风格筛选发生在平台与受众反馈回路中。在10.74亿网络视听用户构成的注意力竞争环境里，动画视觉首先要被看见，强对比、高饱和、霓虹边光、密集细节等“缩略图友好型”策略更容易获得传播优势。AIGC进一步放大这种收敛：模型对“电影感灯光、赛博城市夜景、金属材质与高细节密度”的生成更稳定，创作者在效率压力下会更倾向于选择成功率高、反馈更快的视觉方案，导致赛博国潮成为某种“成本—传播—识别度”的相对最优解，从而推动风格从多样探索走向平台偏好驱动的趋同。

再次，风格能否成立最终取决于再设计落地。动画美术不是单张图，它需要可控的角色转面、可复用的场景资产、可连贯的镜头

调度、可匹配的合成渲染与色彩管理。AIGC 最多解决探索阶段的视觉提案，真正决定作品在生产层面能否保持风格一致的，是把生成结果转译为可生产的资产规范与工艺流程。围绕这一点，已有研究尝试梳理 AIGC 介入动画电影美术设计的跨界应用路径，并讨论 AI 辅助带来的控制、一致性与风格延展性问题；也有研究聚焦动画场景生成机制，强调 AIGC 在生成效率与表达自由度上的优势，同时指出其对风格连续性与制作管线整合提出新要求。

若将上述机制置于具体作品语境中，可以看到三种不同的“抗同质化”路径。《中国奇谭》的价值在于，它并未把国风收敛为单一视觉外观，而是以多工作室、多工艺形成“国风的复数形态”，通过风格的多样化配置证明国风并非一种滤镜，而是可随体裁与情绪变化的表达系统。相关研究从传统美学复归角度指出，该作品紧贴时代议题并引发观众热烈讨论，其“传统精神—当代情绪—媒介短片”的组织方式，为后续创作提供了路径参考^[5]。放到 AIGC 语境中，这提示我们：AIGC 可以用于前期快速生成不同画派、地域、年代的视觉提案，用于导演与制片决策，也可以辅助探索笔触颗粒、纸张肌理与印刷错位等材料化效果；但必须通过人工建立更严格的风格规范（如风格圣经、色彩与材质标准、镜头级别的密度控制），否则“多风格”会滑向“风格漂移”。

《深海》所代表的是“工艺创新型国风”。其“粒子水墨”路径本质上是将水墨的晕染、颗粒与流动性转译为可计算、可渲染、可合成的技术方案，从而在三维语境下建立一种新的中式质感。相关论文以《深海》为例，讨论粒子水墨在场景、角色与特效方面的应用并从设计接受视角分析观众反馈与情感共鸣，强调技术工艺与审美体验之间的耦合关系。这一案例对 AIGC 的启示是：更高级的国风不应停留在元素堆砌，而应在工艺层建立可复现的风格逻辑。AIGC 在此类路径中更适合作为“视觉研发加速器”：用以快速迭代不同颗粒尺度、墨色层次与空间流体方向的概念方案，帮助技术美术预演镜头层级的视觉密度与层次组织，但最终仍需回到可控的渲染与合成管线，才能把生成式探索变成可连续生产的镜头体系。

《新神榜：哪吒重生》则展示了国潮向未来都市叙事与混融语汇的扩张，即本文所说的赛博国潮/东方朋克方向。其美术特辑明确描述了东海市平民区参考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老上海并加入工业朋克感，而城市核心地带富人区灵感源于同时代美国曼哈顿以呈现赛博朋克气质，这种空间分区实际上构建了“传统城市记忆—工业化质感—赛博灯光秩序”的视觉逻辑链条^[6]。AIGC 在这一风格方向上尤为高效：霓虹、机车、工业材质与夜景城市等要素与扩散模型的优势高度匹配，迭代速度快、出图稳定；但也正因为稳定与易复用，行业更容易形成相似灯光逻辑、构图套路与材质“默认值”。当这类生成内容进一步扩散并回流为训练与模仿对象时，模型坍塌所提示的“分布尾部消失”风险就可能在审美层面表现为国潮视觉的细节与差异逐渐退化，最终形成“看起来都对，但越来越像”的新同质化景观。

三、讨论、对策与结论

赛博国潮的崛起并非单一因素造成，而是文化层、技术层与平台层合力的结果。文化层面，国潮作为文化自信、消费审美与

青年身份想象的结合体，为传统符号提供了当代动员能力；技术层面，扩散模型与潜扩散把未来都市、电影感灯光与高细节密度变成低成本产出机制，尤其强化对“可视化刺激”的偏好。平台层面，10.74 亿网络视听用户构成的注意力结构与算法推荐机制，使得高识别、高刺激的视觉更容易获得可见性，从而倒逼创作在效率与传播之间做出收敛性选择。同时，国家广电总局统计公报显示动画片与网络动画供给活跃，意味着风格竞争将在更密集的供给环境中展开，审美差异更容易被“成功模板”吞没。

审美趋同往往不是创作者不愿创新，而是一条从数据到提示词再到平台反馈的“收敛链条”。训练数据分布决定了模型更擅长哪些视觉语法；提示词模板化在效率压力下不断被复用；平台反馈回路通过点击与曝光强化“更像的那一类风格”。当生成内容继续回流到数据环境，模型坍塌的机制性风险会进一步放大这种趋同，使真正新奇、低概率但可能更具艺术性的“分布尾部”逐渐消失。因此，如何让 AIGC 成为“新国风工艺”的助推器，而非“国潮滤镜的放大器”，成为行业与学界共同面对的关键议题。

基于本文的机制讨论与案例对照，可以提出四条互补的实践路径。第一，推进风格谱系化建设，把国风拆解为画派、材料、地域、年代与情绪等多维谱系，像《中国奇谭》那样以“复数国风”对抗模板化，将传统资源转化为可持续分化的表达体系。第二，推动工艺可解释化与管线化，学习《深海》以工艺创新建立可复现的中式质感，让国风成为技术路径与审美标准的共同结果，而不是仅靠生成图像的表层像素相似。第三，强化提示词与数据治理，在团队层面建立提示词规范、版本管理与差异化指标，同时对训练与参考素材进行权利来源审查，使创作过程更可追溯、更可合规。第四，建立差异化审美指标，把评价重心从“国风元素数量、像不像水墨”转向“叙事与风格一致性、镜头连续性、材料逻辑与文化语境准确性”，用更高阶的审美标准来抵抗平台偏好与模板复用对创作的挤压。

综上，AIGC 将中国动画美术风格推入“加速演化”的新阶段：国风资源更易调用，赛博国潮混融更高效，风格探索成本下降；同时，训练数据、提示词模板与平台算法也带来审美趋同与“可识别但易复制”的国潮皮肤化风险。通过《中国奇谭》《深海》《新神榜：哪吒重生》的对照可以看到，抵抗同质化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使用 AIGC，而在于是否把生成结果进一步转化为“风格谱系—工艺体系—叙事语境”的整体设计，并在合规与治理要求下建立可持续的创新机制。未来中国动画美术的竞争焦点，应当从“国潮外观的模板竞赛”转向“新国风工艺与风格学派的系统建构”。

参考文献

- [1] 冉蔓蔓. 从《中国奇谭》看国产动画向中国传统美学的复归[J]. 艺术研究快报, 2024, 13(4): 320-324.
- [2] 南方网. 《国漫〈新神榜：哪吒重生〉曝美术特辑“东方朋克”风格亮眼》, 2020-11-23.
-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2024 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报》, 2025-05-09.
- [4] 新华社. 《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 10.74 亿人》, 2024-03-28.
- [5] 冉蔓蔓. 从《中国奇谭》看国产动画向中国传统美学的复归[J]. 艺术研究快报, 2024, 13(4): 320-324.
- [6] 王倩文. 《新神榜》系列动画电影的色彩叙事研究[J]. 电影文学, 2024, (19): 143-147.